

吳峰集卷之六

講章

論語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這是論語第十七篇記孔子與子游論治教的言
語子是孔子之字解作往字武城魯下邑弦是琴



瑟歌是歌聲莞爾是微笑貌子游是孔子弟子姓
言名偃仕於魯為武城邑宰與如今知縣一般子
游平日專以禮樂為教故一邑的百姓都習於禮
樂一日孔子行至武城聞得那百姓每有弦歌之
聲其心悅之因莞爾微笑說武城是一箇小縣禮
樂乃為治之大道以禮樂而治武城譬如割一小
鷄何必用牛刀之大乎蓋反言以戲之其實乃深
喜之也子游聞夫子此言即以正對說道昔者偃
聞夫子之教嘗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君子是在上有位的人道即禮樂之道君
子學這禮樂之道則其心中正和平所以能愛人
小人是在下無位的人小人學這禮樂之道則不
至乖爭凌犯所以易使令禮樂有益於人如此故
武城雖小亦必以是而教之也夫子聞子游之對
恐隨從的門人疑惑前言故與他說道二三子不
可以言偃所對為過偃之言乃是正理我前所講
割鷄何用牛刀特戲之耳非真謂夫治小邑者不
必用大道也夫一邑之小猶當教以禮樂則天下

國家之大不能舍禮樂以為治也明矣且嘗論之自古聖君治天下不過養民教民二事而已然禮義生於富足無恒產因無恒心不先養之而欲以禮樂為教不可得也今日郡守縣令與民最親其責甚重伏惟

皇上以王道為心以生民為念專任賢能責以教養之實將見家詩書而戶禮樂隆古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拳拳至望

孟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這是孟子告齊宣王推廣仁愛的說話老是以孝事之吾老是我之父兄人之老是人之父兄幼是以幼畜之吾幼是我之子弟人之幼是人之子弟渾於掌是不難的意思詩是詩經大雅思齊之

刑是法寡妻是謙言寡德之妻御是治保是愛
孟子說人君於自己的父兄既能孝以事之實
天下百姓每各有父兄都著他事之以孝則老
得其所矣人君於自己的子弟既能慈以畜之
念天下百姓每各有子弟都著他畜之以慈則幼
者得其所矣老幼各得其所天下豈有不太平的
所以說天下可運於掌蓋言其為治之不難也孟
子又引詩言文王之德先儀刑於后妃有貞淑之
賢次及於兄弟有協和之美由是以治其家而家
無不宜以治其國而國無不服是則文王為津於
無甚高遠難行的事不過能舉此仁愛之心以加
於百姓而已所以為人君者能推廣這仁心則一
視同仁雖四海之遠也不難保不能推廣這仁心
則眾叛親離雖妻子之近尚有不保者但看古
之帝王如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所以高出尋常
萬萬者都無別的道理不過善推其所為而已由
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便是善推其所為
宣王仁心發於一牛而功不至於百姓此則不能

善推者如何保民而王孟子反覆開導其意以
臣按此章所論重在推恩二字恩是仁心上發出
來的仁心便是天地生物的心聖人以天地的心
為心推之政事莫不有惻怛慈愛之實所以仁恩
徧于四海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伏惟

皇上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銳意王道上追唐虞
二代之隆斯民不勝至幸

尚書

至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

良臣惟聖

這章商書說命下篇高宗稱傳說納誨之功而猶
望以輔已作聖的意思嗚呼是歎辭咸是皆時字
解作是字乃是汝風是教股肱是手足高宗發
歎辭而呼傳說之名以告之說道四海之內人心
不齊最難得他仰慕今則咸仰我德是豈我一人
所能致良由汝說平日納誨之功也如訪以政事
則告予法天聰明慮善以勸而尤以力行為甚難
如訪以為學則告予學于古訓遜志時敏而尤以

成憲為當監使我政無過舉德乃日新而天下皆
歸心焉非汝風教有素何以致此然汝之功雖已
著而予之望猶未已於是又取譬說道君資良臣
以為輔猶身賴手足以為人無手足則一羽不能
舉一步不能行如何成人人君非有賢良之臣以
輔相之則聰明無啓發之益而一心莫能正可否
無相濟之美而萬化莫能舉又如何成聖是其相
須如一體之不可缺則我之倚賴於汝者焉敢以
有得而遽足乎夫高宗之於傳說初以舟楫霖雨
為喻繼以魼羹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
喻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盖由其志必欲作聖故求
道之心懇懇如此其為商之令主不亦宜哉臣嘗
因是而論之自古帝王聖莫聖於堯舜為君不以
堯舜自期待為臣不以堯舜望其君皆不足以言
治故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而高宗亦望傳說以
伊尹所以輔成湯者而輔已也仰惟

皇上生知之資上同乎堯舜圖治之切不異乎高宗
尤願堅持此心以聖人之訓為必可從以先王之

治為必可復信道毋雜於邪說任賢毋聞於匪人
則治化之隆可以匹休乎唐虞三代之盛矣是等
不勝惓惓至望

尚書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

這是尚書說命中篇傅說告高宗為治當審於用
人的意思歷是衆官是官職爵是爵位私昵是私
意親愛的人惡德是包藏凶惡的人能是有材能

的賢是有德行的傅說說天下至大非一人所能
獨治必須衆官分理庶務若衆官得其人則君子
在位上以正道事其君下有善政及於民紀綱法
度件件修明天下豈有不治若庶官不得其人則
小人在位事君不以正道為民亦無善政紀綱法
度日以乖張天下豈得不亂所以說惟治亂在庶
官夫庶官所繫既重故人君用人必當仔細選擇
如六卿百執事為朝廷理事的所謂官也這理事
的官真決不可與那私意親愛的人蓋愛出於私

則其人雖有不足處也不見得他不是若不審察而輕用之彼將狎恩恃愛竊弄威權壞事非止一端如何可用必須簡選那果有材能足以修政立事的然後任之則材稱其官而不廢朝廷之事矣這便是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如公卿大夫士受朝廷寵命的所謂爵也這至貴的爵位決不可與那包藏凶惡的人蓋德謂之惡則其人雖有小才必非良善的君子若不審察而誤爵之彼將傷人害物肆其凶虐誤國不可勝言如何可用必須簡選那果有德行足以正君善俗的然後命之則德稱其爵而不辱朝廷之命矣這便是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官當其材而無倖進爵必稱其德而非濫授則君子進而小人退天下常治而不亂矣傳說告君之意豈不至哉臣嘗論之自古願治之君未有不以審官為務者然賢且能者未必盡用而私昵惡德之人往往並進為國家患何也蓋知人則哲堯尚難之自非人君心存至公不為一毫私意所蔽則用舍之間鮮有不至於錯繆者所以傳說

此高宗先說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蓋欲其法天
明以為用人之本也伏惟

皇上居敬窮理至公如天洞燭賢否之情以昭平明
之治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官課

重刊真西山讀書記乙之下序

曰真氏讀書記乙之下有二集其上明體用之道
為人君獻大學衍義是也其下詳事君之法以詔人
臣則斯集是也嗟乎為人臣者苟非有吾君不肖之
心如孟氏所云孰不欲致君於堯舜哉然其究也每
不副乎初志則亦學有未至之過爾蓋致君必本於
道道必本於識道有純駁識有深淺功業之高下隨
之道與識學之為也舉陶伊傳周召之事其君者不
可尚已觀其謨訓命誥佐純王之治繼道統之傳則
其學可知矣漢唐以來致君者蕭曹丙魏房杜姚宋
為首稱觀其君德所就治功所著不能如古昔之盛
則其學亦可知矣信乎臣道不可不學而學之不可
以不審也斯集也自虞夏迄于五閩上下數千年間

忠良之臣違說於君經書於事者罔不具在至其大旨則真氏固以四自括之曰正己曰格君曰謀國曰用人闕其一不足以善治而本末先後則有序焉蓋已正而後可以格君君正而後謀國用人無不皆當嘗持是說以尚論古人三代而上四事無全而無疵者也三代而下四事偏舉而偶合者也無全無疵者必先本而後末偏舉偶合者末雖可觀而本則病矣此非道有純否識有深淺之故乎有志之士平居幼學蓋直以皋陶伊傅周召為法而自漢以來隨時就功名者不足慮也然其間嘉言善行有合於大臣之體者亦多矣是以真氏皆有取焉且凡經史所載散漫無統非專為臣道設也彙列於此則有若合浦之珠鄧林之木大小長短隨取而足焉有若燭之照而龜之下是非得失不能遁其情焉有若適國而得其道泝河而得其源趨向有主不惑且綏焉然則學以事君者是書其可少哉惜乎術義雖上而時君弗能用沮於權奸功業未究論世者於此有三歎焉而猶幸其書之存可為末世訓也衍義用於經筵領袖布天

下已久惟斯焦未廣學者以不盡見為恨志未就
讀中秘書諸老先生首出斯集示之益期望之者厚
矣屬有重刊之舉則命序其意嗟乎患雖不常亦
願學之志者而忍負此遭逢之盛乎

郡牧解

客有語予者曰今之郡守即古州牧侯伯之任也獄
獄有推催科有倖庶務紛紜各尸以吏而郡牧所有
事者惟宣詔令廣德意勸農桑明禮義撫綏寡孤
貧賈故曰邦之父母又曰民之師帥然今四郡多失

之已潢池有弄撻之夫孱者為中澤之鴈梗者亦遊
釜之魚蓋迫於饑寒而為是不獲已之圖也豈非郡
牧不職之尤歟謂宜下肅清之令嚴鯁曠之誅重則
如唐遣黜陟使巡行天下輕則如漢遣刺史按劾貪
污更擇仁賢分布寰區庶幾上之膏澤不壅而民之
困苦可蘇吾子以為何如予曰若子之論可謂切中
當時之弊矣吾猶病夫隄其流而未過其原理其疴
而未澤其根也蓋俞跗扁鵲之用藥也必察溫涼之
性審劑量之宜然後病可祛而藥不棄陽子城阿之

御車也必平六馬之力度任載之量然後重可勝而
遠不躓聖帝明王之任官也必審體要之宜操鼓導
之機然後人効勞而職不墜故使之以道則世無遺
棄之才振之有方則衆懷感奮之志吾嘗觀郡牧之
任古今不同者有數事焉古者出以朝望入為三公
虎符專政熊軾觀風則其官尊矣今內重外輕位卑
權判奔走於藩臬之臨率制於命吏之按是以體貌
不隆而蒙潔之士不樂為也古者考課之設治行之
論先以教化責在安民則其事專矣今期會是急案
牘相仍民之休戚不遑問俗之薄惡不以懲是以名
實相違而邦國之本無所裨也古者勉以盟書彰以
殊服或侯爵褒嘉或御屏紀錄厥寵渥矣今上下懸
隔賢愚莫分寄姓名於銓曹比資次於眾員是以類
墜不振而人莫肯自勵也古者吏民相得不輕易矣
遠或十餘年近亦八九歲其任久矣今俗未諳而遷
去席未暖而徑陞視公宇如傳舍等宦迹於浮萍是
以上下相欺而皆有苟且之意也故嘗譬之醫與御
不重其權不優其寵猶君臣佐使之失宜中外服膝

之無統也不久其任不專其職猶投七劑以攻積病
驅重載而入茫茫之域也由此觀之民之不安郡牧
固難以道其責然原其所自非亦當時之政有或偏
任人之要求盡得邪容曰誠若子言郡牧猶可以自
諉矣向使權重寵優職專任久而循良之吏不聞顯
頽之民如舊則又將誰歸咎哉曰此貪饕牟漁之輩
闢茸瓌庸之醜也故有監司之臨御史之核上為朝
廷之耳目下為郡縣之繩墨然側聞比年以來以絀
默為重厚以指撻為深刻沽鸞鳳之美名志鷹鷂之
勦力見善不舉聞惡不察論功不據實言善不稱德
容有如漢左雄之說也而守令不知懲勸又何惑歟
嗚呼賞不信罰不必名實不綜核則吏不稱職民不
蒙澤設官雖多所謂廐長立而馬益癯一羊牧以十
人而不能疾其驅也

原教

天有五行人有五性聖人之教有五典其理一也教
聖人之所立也然天下之物非其性本於天不能一
日使之從而况欲推之四海傳之後世哉吾嘗讀

人之治人也猶禹之治水也水性下禹因之故能由
江河以至於海人性善聖人因之故能循典則以至
於道皆棄其逆以趨於順去其本無復其所固有也
是以子思言教必本諸天命之性此其理亦甚明矣
而荀卿乃獨以禮為偽楊雄又謂善惡皆本於修養
洵又謂聖人以權制天下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如其
言則是天下本無是理而聖人鑿空杜撰以強加之
嗚呼何其悖也彼謂人性惡謂善惡混謂善惡本未
有皆不知性而妄言者也其不明於聖人之道固宜
雖然性之善一也而氣質雜焉故有氣質之性有天
命之性清者濁者厚者薄者昏明強弱者不能以皆
同也夫是之謂氣質之性純粹而至善者萬物一原
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也夫是之謂天命之性然
則聖人之為教也柰何曰其不同者因材而篤不責
之以全其同者觸類而通使皆至於全焉耳何謂因
材而篤不責之以全也性之剛毅者偏於義性之溫
厚者偏於仁氣質然也然偏則易發易發則近道就
其明而通其蔽則道與學皆不費力子貢之辨子路

之勇冉有之藝聖人所以造就之者皆因其偏長也
夫人各有所長教之有方則世無棄才矣何謂觸類
而通使皆至於全也譬之蹊徑雖異而適國則同門
戶雖異而入室則同彼氣質偏者雖不能如上知之
徑造而直入然推致之久造詣之極薄者厚而偏者
全其至於道也亦一而已嗚呼此中庸致曲之說而
孟子擴充其四端之義也夫就其偏於始則人不憚
於高遠會其全於終則人不溺於卑近故賢者可俯
就焉不肖者可企及焉聖人曲成之妙蓋如此彼以
刑名度數清淨寂滅為教者非高而過乎中即卑近
而不及乎中率於吾性之外求之其不能行於天下
宜哉牛順物也用之以耕馬健類也用之以乘今夫
水之與火有上下之宜矣逆而置之則不相為用而
反相為害矣其性也諸子以性教為二而謂為善由
造作之功求之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辭

退思堂記

堂謂之退思者何稽諸孝經退思補過之言而云爾
也古者自師保以至百工庶人有所懷無不得進言

於上者後世以職分限君臣之見復有常數則左右
匡弼以補過為事者惟宰相經筵諫官是賴爾孔子
之言萬世事君之法也為職分限者蓋有愛君之心
而恨不自達者衆矣則處其地者宜如之何而經筵
之與言責其位不若相之尊也其權不若相之重也
則斯堂之名其施於相也尤宜乎讀王元之待漏院
記以思為言而及於八事曰安兆民米四夷息兵革
闢田疇進賢才斥佞臣弭災疘措刑罰未嘗不歎其
有識曰相之體真在是執八事之思思之大者也即
補過之意也雖然猶有所未盡也天下之事有本末
而形有緩急善為治者雖無不當思然必審乎此而
先後焉蓋人君一心天下之根本正其本萬事理故
昔之聖賢莫不先務乎此今天下事之當急者雖非
一端而其大者衆莫不見之天下之心所恃以為
安者何天下之公論所指以為厲者何天下之民財
所輸以為蠹者何是三者其尤不可緩哉夫正君心
圖急務皆相責也而或謂勢未易行相雖日夜焦勞
其若之何噫吾嘗聞諸先正矣一日居乎其位則一

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居乎其位夫
既居之矣而曰吾無所措其力欲以解天下之譏不
可得也顧於此有道焉曰至誠必感動之惻怛惻款
於平居之際勞心焦思於謀議之時齋戒沐浴於進
言之先庶幾其有濟乎外此而為苟且取必之圖吾
於聖賢之訓未之有聞也嗚呼誠以天下為己任者
其有以處此夫而其之不敏又何知焉命之記不敢
無辭以對

書近思錄後

近思錄六百一十二條凡十四卷卷之篇次有義存
焉而好事者分類以亂其舊其失吾不能盡舉舉其
一二之尤者如第一卷誠無為一條本通書中之全
章也則分為數類而以末第二句屬第二卷不惟破
碎其文并其義離析而不相貫矣第五卷言心數條
非言心之本然言心之易放不可不存養也乃於第
一卷中揭心一類而悉以屬之夫第一卷論道之統
體而遽及存養第五卷論存養之事而反不以屬焉
其乖錯不亦甚乎分類既出世之厭常喜新者頗為

傳布其窮鄉患少書初見是本常疑其決裂無次及
得舊本校之果然故不容以不辨雖然此猶未為深
害也顧頑鈍如某者讀之有年而茫乎畧無所得所
謂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便只是此等人甚則出
入口耳牽合假借以為議論資則於近思之義何
在而其去道益遠矣嗚呼此其故何哉無亦心有
存而然歟夫理載於書凡讀書之功皆以維持此心
而已然不存之於先或昏焉或放焉則心之與書二
物也二而不能以相入者亦其宜也故孟子有求故
心之說程子有致知在敬之旨朱子論讀書法必以
居敬持志為之本所以教我者可謂備矣柰之何其
不能從事也且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於吾心皆深
切惟心之存者深得其味而佩服之否則誦說而已
矣詞藝而已矣義利之閑進退之機悉於此乎分庸
可以不謹乎嘗聞之先正四子者六經之階梯斯錄
者四子之階梯近承先生長者之教亦以斯錄為先
務竊恐仍蹈前失徒悔而不能改也敬識其說於下
方庶朝夕以自訟焉

韓魏公像贊

古之君子能任天下之事者其本有三而才智不與焉一曰學識二曰器量三曰節操有其識而無其量於事或動容弗周也有其量而無其節於變或執持之弗定也有其量有其節而無其識於道或昧處之弗能當也三者闕其一不足以當重任而成大功予觀宋魏國忠憲韓公庶幾無而有之者歟其答或人之言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蓋深得大易蹇蹇匪躬之義而與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成敗利鈍非所論者意實相符雖古聖賢論為臣之道不過是矣是為天下之大識凡人之情平居閒暇應酬有餘而變故倉卒惶撓失措者無他其量有限不可勉強而進也公出入將相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為者當兩宮嬾隙之際從容調和不動聲色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論者稱其重厚如勃而史謂其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則其鎮靜宏深猶可想見而豈淺之為丈夫者所能望其萬一哉是為天下之大量嘉祐之末皇嗣未

建治平之間英宗多疾公再決大策受顧命知無不
為夷險一致而天下卒以其身為安危使有一毫身
家之慮瞻回顧望於其間焉望其有濟焉嗚呼曾子
謂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公近之矣廷
謂天下之太節予讀公傳及他書載公遺事可為世
法者不一而足未嘗不撫卷三歎以為德望之著文
武之全如公者一代蓋不數人而當主少國疑大臣
未附百姓不安使在朝無公其人可乎哉或謂軍中
西賊破膽而遼人尤敬畏公惜乎靖康建炎之間無
有如公者在使強胡欺我無人而肆滅夏之禍以遺
千萬世之恨此固然矣而予又有感焉靖康誠無人
以奸邪排斥之迨盡也建炎以後人才寔出盡用之
亦足以恢復之美而奸邪復以和議沮之吾是以知
公雖處其時亦無能為也已然彼昏庸之主不足深
尤如神宗者精明圖治蓋將大有為矣而聽公亮引
進安石以間公公去而新法行民被其害公嘗屢疏
乞爭之神宗雖知其忠而終不能舍彼聽此天下紛
紛無少休息則宋之亂亡基於此矣嗟乎用舍之當

否老成之去就所繫豈不大哉公之傳於後世者不
必其像之存而求公像以拜之者五輩仰止之恩不
能已也乃拜而贊之詞曰出感祥雲沒也隕星公生
匪偶邦國之禎孰如公識判然義利我盡我心違恤
其贖孰如公量淵澄莫窺從容廊廟尊義不其荷國
忘身孰如公節三朝倚託以樹休烈謙不伐勞哲以
履盈浩然求外終始榮名老成去矣群邪至矣既撥
本根邦國瘁矣畫虎有詩或云謂公孰知茲像起敬
無窮蔡台之後諱其先祀况其像邪奚希見鬼

狄梁公贊

大臣之道任重以身維才維智根以忠純我儀圖之
梁公其人在唐中葉有牝司晨綱常斃地腥穢彰天
改物易姓何有弱君嘻此大變振古罔聞公於茲時
而志為臣權以行正屈以蓄信蹇蹇不恤坎坎寔藉
從容數語大義屢陳曰此天性母子至親金石尚通
矧彼凶器繼鼎泗水取日虞淵時維公切卓絕莫倫
我觀公傳千載論他人廢此惟兩義存或去潔已
或死求仁名則完矣柰此國也其謀國者亦或有偏

僥倖任術過勇觸藩猶與文惠計獨萬金匪任之難
乃成之難先正備矣子後倚言九原可作願為執鞭

四皓辯

四皓者秦之隱君子也高帝求之不見賦紫芝之詩
以自樂其志可謂高矣而又以子房之謀與定儲之
計何哉將太子禮意之勤不可辭乎抑懼世之不聞
欲立名以自見乎然不知其為他人所使非吾所以
自立之道矣且前後布置進說於上者皆詭秘束縛
之法而不以大義陳之又無納約用正之誠心吾意
有道者之見殆不如是說者謂四皓不可致子房欲
濟事而求膺者以從固非真四皓也嗟乎欲開悟而
先以愚弄蓋未有能成功者而其為不忠甚大子房
忍為之乎且雖昏庸猶不易欺以此而高帝何如上
也則是說之不可信也明矣蓋後之論四皓者慕其
高尚之操非後世人物可及則遂尊之大過而以為
王佐者有之夫君子尚論古人必察言考迹以論其
世其世既遠其言與行不詳而徒以影響形似擬議
之此末有不喪其真者也况四皓之出史所載可信

復欲不信以高其人亦何所據乎予因讀史之餘書
所見而為之辯或曰自戰國以來道術不純四皓蓋
權謀之士爾

擬河清頌

正德七年某月日河清于直隸淮安九十里守臣以
聞

天子抑而弗當在庭之臣亦固敢言賀蓋念比歲以
來群盜未殄百姓之所者衆四方災異奏報頻仍我
是方兢紫朝夕為救寧之政既遣將出師以張天討
又賴大臣分行賑饑問民疾苦威德並宣大小臣玉
各輸心力粵數月盜既盡除民咸按堵中外歡騰香
語庶幾復見大平夫豈偶然之故哉惟吾君敬天勤
民不以祥為喜而方以災為懼卻不受賀圖惟治功
此又帝王之盛德史策所罕聞者也臣謹拜手稽首
為 聖明稱慶臣又稽諸載籍以理揆之河之源本
清汨於泥沙而其流始混其復清也實為除凶蕩穢
小人屏迹君子得行其志之象蓋上天厭亂之意昭
然見矣夫法天而行道者聖人之權也及特以保邦

者不世之業也然必上有端拱之德而後下有永清
之化此臣區區之積深有望於吾君而不能已者謹
撰頌詩一篇以記曠世之祥以詠德業之盛且以爲
臣之私悃若夫導諛獻侈勸一諷百則非今日 聖
明卻賀之意亦非臣之所宜也辭曰河水北來并入
于淮禹功壯哉黃流湯湯自古有常今聞其祥維九
十里激滢徹底經旬乃已守臣上聞曰稽前文瑞在
聖君天子曰嘻民患未夷予敢居茲乃奮戎旅乃發
倉庾以勞文武如父如天如雷如霆中上底寧萬民
胥慶

天子仁聖復觀全盛維此河清天眷 皇明萬代丕
承維此河清天祐 皇躬萬福乘增維此河清由人
以懲善人彙征維天示中維 聖欽崇維民從風日
新厥德以清四國惟皇作極下臣愚陋是度是究私
忠思酬爰著頌詩美不忘規風諫之遺

重刊韓文考異序

韓文考異晦菴朱先生之所著也自有茲文以來採
觚之士莫不爭尚而誦習之然閱世既久浸多訛誤

諸家互以已見校正終莫能歸于一先生考異以復其舊非特茲文之幸而學者之幸也某將重刊以廣其傳俾予序諸首序春秋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自漢以來學不皆本孔氏見有純駁而言亦隨之實誼董仲舒劉向諸子皆以文學名者然所傳僅數篇耳世言文之近古莫若司馬遷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非繆於聖人若班固所譏則其言之不經事之未可盡信亦衆矣退之獨以六經之文為當時倡體既有以祛八代卑弱之習而議論率宗聖人且以辨異端扶聖教為主原道諸篇佐佑六經蓋信有如史傳之所贊者先生是以深有取焉而為之考異以傳也惜其專意為文未嘗潛心力行以求斯道之實得其粗或遺其精見其流或昧其原所以息邪距詖既無其本而晚年不免為大顛之言所動故先生考異之末附以已意詳其得失使退之復生將心服焉然則學文者以先生之言求之豈不得其權衡而知所輕重本末之分哉退之常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此標準之論也古今稱大家名能文者必以韓柳

歐蘇為之首予觀茲文雖率然而作必歸諸理而老
莊釋氏之言一無所標惡得以不敬乎柳之學既與
韓異又往往喜為佞佛之說害道甚矣後世得其家
法者先生嘗於歐陽氏有取焉以其正也眉山之文
奇則奇矣然純者少而疵者眾非以其好為老莊釋
氏之語以亂之歟夫老莊釋氏之書固存非夫定見
定力鮮不知淫聲美色易以入者今道學大明之後
宜可以無憂然文士之情喜新厭常正之不足將必
出於變也予因序韓文而著其辯與同志者共戒之

馬
文中子贊

文中子之書愚未得盡讀也嘗聞吾儒稱其循規
蹈矩視荀楊韓諸子若過之者則其所立亦高矣三
代而下士之明於出處去就不失其正者甚不多見
吾嘗怪子雲稱魯兩生可為大臣而自陷其身於逆
莽之朝以取投閣之辱退之知畏天命悲人窮而光
範三書幾不自重感二鳥而歎一飽之心識者譏焉
此皆急於用世者之過也若文中子太平十二策之

獻用世之心亦汲汲矣然卒拒楊素之請蔬食敝
廬以道自樂豈非其見與守至於此而後定歟非招
不往孔子亟贊乎虞人範我馳驅孟子有取於御者
文中子之見蓋能及此觀於其退而其進可知矣使
其得遊乎孔氏之門而聞道之本原庶幾升堂入於
室者乎作文中子贊辭曰道既不講士無的程隋世
之亂文中挺生其志之大欲堯舜君民上追伊衡獻
策十二卜我出處世莫信以鴛鴦卷而懷之丘園是盟
樂道著書以俟後世擬于聖經貞觀之佐多其門人
身雖未遇而學已行嗚呼洙泗既晦濂洛未起如先
生者孰得而輕之

恭書 宣廟賜翰林院箴後

翰林院之有箴宣德七年 御製以賜者也臣嘗伏
讀而歎曰此我

宣宗章皇帝圖治之勤識治之精君臣一體交相箴
誨者如此則功業之隆信有自也翰林之地前代已
重而最寵遇者莫若宋之太宗賜詩賜飛白世傳以
為美談然考其所以不過曰清要貴重典司文藻非

他官比而當時為學士者亦以自矜曰人物之選已極儒墨之榮已至則其識不亦卑乎臣嘗陋其君臣之相待者已淺不足為世訓也獨錢若水之言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以爵祿榮過之故而効忠於當時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可謂超乎流俗者矣今觀宣廟是箴望其以仁義之道啓沃以孔孟之學為法而不專以文墨待之榮華誘之雖古說命周官丁寧訓迪之意殆不是過豈非一代之奇逢而萬世之明誨哉則夫諸臣之所以感激而祇承者當何如也我祖宗待恭已任賢一德父子之誠讀此箴猶可想見而臣生也晚不及從百僚之末以望穆穆之光山榛蕪於懷不能已聖人之文如雲漢昭回下飾萬物凡有目者共睹而臣欲以淺陋形容其萬一非不知分乃所以致其思慕之意云

重刊少微通鑑序

通鑑之名何昉乎蓋宋涑水司馬公受詔編集歷代事有關於治道者成書上之神宗御製序文賜名

資治通鑑謂成敗理亂得失之故備載於此可為鑑
戒故以名也厥後晦菴朱子因而為之綱目綱以提
其要目以備其言而正統之定筆削之當子奪之精
又有治鑑所未及者說者謂其得麟經之家法焉蓋
自有史書以來莫有過於治鑑綱目二書者學者欲
知異代於二書求之斯為得矣乃若少微江氏又於
通鑑中節取其要者以成此編其自周威烈王以上
通鑑未備者又取諸劉氏外紀以補足之名曰少微
通鑑節要讀者苦二書之浩繁樂節要之簡便而少
微之書因以大行于世竊嘗論之史也者格物窮理
之學不可以闕焉者也夫為格物窮理之學者莫貴
於多聞多聞之弊也汗漫亦莫貴於知要知要之過
也為寡陋是以程子於謝良佐既有玩物喪志之議
而其讀史不錯一字否或人問學必曰莫先致知而
證以董子勉強學問之言然則讀史者欲求其益而
懲其弊此非其準的也歟涑水晦菴二先生於諸史
中揆其要者為書亦已異矣有得於此謂之多聞可
也謂之知要亦可也若猶病其浩繁而務趨簡便意

近效吾恐不夫之汗漫即失之寡陋而豈先正作書
詔入之深意哉然此亦有其故矣蓋所事雖同而用
心實異因言以求其心攷迹以觀其用鑒彼之失得
為我之勸懲此格物窮理之功求諸己者也票竊乎
影響出入乎口耳此科舉捷徑之學求諸人者也人
己之不辨取舍之不審此今之君子所以不逮古人
之由也適有以少微之書重刊者屬序於其其既不
能止則書此以復之或謂重刊之意欲其傳也君子
之言是借以航而奪其楫也亦何恃馳之甚歟予曰
嘻俗之弊也已非一日之積則其變之也亦非一日
之所驟能然讀者能反是心以求實益則是書之於
治鑑綱目固亦行遠升高之助也此其為漸變之道
也予所望於人者蓋遠且大矣重刊之意豈尊以近
利望於人哉

閣試有為者辟若掘井論

論曰君子之學學聖人也而至於成者鮮焉聖人之
道殆不可以學而能乎曰非然也由學之未盡其道
而中止也蓋聖人與我同類而進道之機在我宜無

不可至者然學之道未盡徒見其高大玄遠如天之
不可及而欲造其域難矣或乃不知自反而謗諸聖
不可學庸非惑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愚常求其意以為方掘井之
始而欲得泉也不可謂無志矣而苦其難焉而遂止
者豈得已哉蓋陷於其力之不足也力不足者如之
何亦曰勇以強之而已矣天下之事力不足而敗於
垂成者非一彼其任重道遠以全吾心之德體萬物
之理而不畏其高遠不患其難勝夫固非天下之大
勇者不能與也故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
者三而以勇與知仁並言之則是棄井之患聖人固
為學者憂之矣天命之性吾與聖人一也而有不同
者氣質之稟彼強而吾弱也故純亦不已者聖人之
德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學也君子之學化弱而為
強者莫大乎有勇是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
弗能而弗措人一而已百者勇之方也造次於是顛沛
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勇
之功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聲色臭味不

動死生利害一致者勇之驗也其體謂之剛剛則有
執而天下之物不能奪其用謂之健健則有常而天
下之物不能間其力量謂之毅毅則有忍而天下之
物不能累夫所以中道而止者物有以奪之也而不
能奪焉則弗止矣所以中道而止者物有以累之也
而不能累焉則弗止矣如是則機之在我真有不能
自己者而至於聖人不難矣故曰君子之學化弱而
為強者莫大乎有勇且夫九韜之深其去泉無幾矣
而一或間斷則前功盡廢而莽為無用吾是以知大
賢之地不可居而勇之於學不可一息而虧者九韜
之地其亦大化之界而天人之關也顧其分限峻絕
工夫尤難而涵養積累以待其自熟者猶不可以無
勇此顏子所以若孔之卓而夫子所以稱其好學惜
其進而未止也蓋任道之勇未有若顏子者矣學者
造道之始而學顏子之所學吾以為所當先在立
志焉不溺於俗學不惑於異端以聖人為必可至以
一善為不屑處如射之的如行之歸然後審其幾而
求其門吾見志為氣帥力隨識到而所謂勇者在其

中矣今也溺於習俗扭於卑近語以聖賢則不敢言
實未嘗掘井而憂泉之難獲以自沮也亦何弗思之
其乎故夫孟子之言乃有為者之戒而今日之患久
不在於是也吾於是重有感矣

閻試韓范論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才之出不為不衆矣其事功見
於當時者亦皆有可觀矣而稱賢臣必以韓范二公
為之自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世之賢二公者曰自
慶曆之初名聞天下而有一變一熟之譽人主倚賴
以為心腹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則其德望若是乎
重矣曰出人將相處事應變皆有非尋常所能窺者
忠言嘉謨効於當時而豐功偉績及於後世則其才
識若是乎遠矣曰以身殉國而毀譽休戚不改其自
信定策受遺而死生利害不變其自守則其節操又
若是乎凡矣嗚呼是三者之論皆似矣吾以為猶未
足以盡二公之心而究功業之本也蓋嘗誦二公之
言有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輒不為有曰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未嘗不
卷三歎以為三代而下士以學術功業為二事而其
識及乎此者蓋亦鮮矣若二公者可謂有見於道而
深合乎古昔大臣事君之義者也夫委質人國者孰
不欲君之信亦孰不欲其功之成然成敗得失之念
交戰於胸中則其志已先沮而事必求可往徃流於
術數智謀而不自知者眾矣故其究也卒無所成或
成矣而不合乎正此無他其見未明其中先動而所
以為之之意已不誠也故曰以黃金注者昏此之謂
也古之言當大任者必以不動心為主蓋必知在天
者非我所能必而在我者不容不盡心力為之吾豈
其在我以聽其在天則於義利之分見之明矣見之
明而後其中不能動而後其意無不誠一時之論雖
不皆合而天下後世將必有信之者吾復何恤乎哉
二公之為心蓋如此夫是以能任天下之重而光明
俊偉若是乎其不可及此吾所以獨有取焉而於其
德望才識節義眾之所共見者則未及詳也前乎此
者有諸葛孔明之說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

鈍則非所論後乎此者有張敬夫之說曰義者本心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之皆所以破異說之非開人臣之惑而為古今天下之名言也吾謂二公之見實近之或曰二公之行可為世法者多其亦三代之遺才矣而於聖賢之道則未知其有聞乎否也曰其學之源委見於史傳者未詳吾不能盡知也而其言如是豈其資質之美有近乎道者歟然則二公之優劣何如曰此非後學所敢議也雖然文正位止叅政而即世之早其所建立固已不如韓之盛矣而先憂後樂之志振作風俗之功實有五儒之氣象故先儒或稱其為本朝人物第一或稱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或謂立志以希文自期待蓋韓之器量生於間氣者固非可易學而范之人品足以激懦庶頑者豈非後學之標準乎雖然二公之在當時皆為小人所間而其志不克大行遂為宋室不振之漸也又論世之士不能無遺憾者也嗚呼彼仁宗神宗皆自英明圖治之主而其用人猶若此况不逮二君者乎吾於是乎有感

閤試君子和而不同論

論曰君子於人非有心於同異也惟其理之所在而已何則人心之理本無不同一或求異則感通之機以窒而天下之善無自入矣然中無所主而惟彼是徇則亦鮮有不自失者夫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同異皆非有心而處已處人無不當其理矣君子和而不同意蓋如此世有含垢納汙與物無競者可謂和矣然不擇是非而並容之則惡日長而弗能去亦有特立獨行不随流俗者可謂不苟同矣然與己異者皆絕之則善日遠而弗得進和則遂至於同而不同者又不能和其故何哉以其有心於同異而不能得其理也夫有心於同則允接於五前者但見理之同而不見理之異於是乎有當異而失於同者有心於異則允接於吾前者但見理之異而不見理之心於是乎有當同而失於異者故易曰同人于野亨于野言無私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虛中無我也故善且無悔憧憧者期必之私心也故不能及遠大傳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言
感應之理統於一心不可先有思慮之雜也故君子
之於物也惟虛其心以待之心虛則理自見理見則
吾所以應之者無弗順矣故未嘗先有心於異也而
仁之所發於人無弗愛者其視天下猶一家也中國
猶一人也是之謂和未嘗先有心於同也而義之所
發於事無弗宜者善惡邪正凜乎不可得而混也輕
重可否確乎不可得而僭也是之謂和而不同譬若
鑑之照物然鑑非能妍媸乎物也物有妍媸鑑不得
不隨形而應之也君子大公順應之道有如此者乃
若小人之情以私而同非好善也阿比而已矣以私
而異非持正也乖爭而已矣故聖人原其心術而辨
之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雖然事固有同
行而異情者凡出於無所為而為者其迹似同也而
實非同也此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同至於其似不
和者亦然凡出於有所為而為者其迹似和也而實
非和也此可謂之同而不可謂之和至於其似不同
者亦然二者相去無幾而幾或未審見或未真辨者

不以同為和者故曰欲知舜與姒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夫間之為言其亦微矣欲為君子者尤當致謹於斯

雞峰集卷之七

記

尚友齋記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其始則悅焉其極也則反厭焉而五聲五色五味所以供耳目口之欲者亦常有限而難繼惟善之在天下其容之也無止足而其取之也亦無窮盡由少而壯而老嗜之愈久而愈可樂由鄉而國而天下而千載之上求之愈勤而愈有餘此其故何哉耳目口之欲在外而善之求在

我亦然世之人耳目口之好無所不至而好善之心
每以一得而自滿其亦失其本心者矣舜聖人也樂
取於人以為善禹聖人也聞昌言則拜孔子聖人也
而無常師彼聖人猶不自足况去聖什伯千萬者乎
愚罔知向往先生長者辱而教之名其齋曰尚友蓋
取孟子尚論古人之意以進之于遠大也或者謂好
大無成無田譏之子於鄉國天下之善猶未悉友而
遽欲尚友諸古不有好大之病耶愚以為不然夫鑿
井期於及泉為山期於九仞為善者亦必有期焉而
懼其有所滿友一鄉士吾懼其以一鄉之善自滿也
故進而友一國士吾又懼其以一國之善自滿也故
進而友天下士吾又懼其以當時之善自滿也故進
而友古之人吾所期者在是又何嫌於好大哉况天
下之大吾所慕者或有室遠之歎不能相從而一室
之內取陳編而讀之察言求心考迹觀用恍然若接
警效覩顏色不知孰生於千載之上而孰生於千載
之下於是而友其德則何遠且難之有古之人如皋
夔伊傅周召之徒不可尚已三代而下取人不必其

全其大者於漢吾取於董子以其有正誼明道之訓也吾取於諸葛孔明以其出處之正而義利之明也於唐吾取於狄文惠以其濟大事而不失正也吾取於韓退之以其排釋老而衛聖教也於宋吾取於范希文司馬君實以其有先憂後樂之心至誠不妄語之行也又進而有濂洛之道德又進而有鄒魯之源源不敢自謂不能而忽其仰止之思吾懦矣聞其風躍然而興吾寐矣繹其言豁然而明吾過矣思其矩矱惕然而愧耻生然而不至於道者未之有矣顧見善如不及者君子之事而夫子之所稱也予何人斯而敢易視之哉因記其名齋之義以示不忘又系之以詩曰我所思兮在何許蕭條異代兮寤寐若覩其人不可作兮不朽在書披圖史以朝夕兮肅我襟以對居川不假於葦杭兮陸何待乎膏車我有芳杜兮同心是遺積病我藥兮迷途我示茲齋驅以並駕兮崑崙弱水無往而弗至也

久大堂記

予為弟子時則聞泰和之羅世德科名為鄉郡望郡之

人士皆言曰栗齋先生之學之德今之師儒也宜為
三君之父司業昆季之才之行今之俊彥也宜為先
生之子非先生不能成立三君之業非三君不能成
先生之志楊子雲所謂父子之美者也予既私識而
心慕之及來京師見先生季子通政君允恕則予之
所得於羅氏父子者視昔為尤詳矣未見其父而得
之詳者以其子也未見其兄而得之詳者以其弟也
先生既以子貴累受恩誥優游林下三君者司業方
擢太常于南京參議在浙藩通政在朝皆久別庭闈
於是通政君請告歸省 上特許之將行謂予曰吾
先世故有堂焉歲久且壞而吾父重加修葺因名之
曰久大以示承先德啓後昆之意也子盍為我記之
俾歸以為獻子觀羅氏世有令人積德累行已非一
日而三君以其學於先生者向用於時譽望日起進
而大究厥施未可涯涘則所謂久大者宜足以當之
矣乃若閭里之人睹其慶澤之久名位之赫登斯堂
又皆驚歎咨嗟知其為久大而傳誦告語於無窮豈
待文字而後著哉顧世俗所見不同而先生之意有

非守常淺近所易窺者則予不可無言也蓋文以德
不以光榮大以業不以爵位易之大傳以可久可大
為賢人之德業斯亦未易言矣而其道自易簡始
固非有待於外而足也君子之所以修於身而教於
家者仁義忠信詩書禮樂皆至易至簡之道然其
積之而宏深悠裕發之而俊偉光明使當時被其澤
後世頌其休者未有不本於此此其所以為久且大
歟且吾郡先輩顯者亦衆矣由今而論其世德業兼
懋卓然為世所仰者惟數君子則穆叔之論不朽信
有不在彼而在此者矣君子所以知先生啓後之善
而羅氏之世澤未有艾也予言無足采然自以為弟
子時向往先生已久故窺度而為之說以塞通政君
之命閱斯堂者其亦以是求之

屏山書屋記

古之成材易今之成材難先正有是言也夫所謂成
材非以其學足於已而可為世用者乎然古之君子
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其餘皆為學之日而今之學
以舉進士者率四三年技無不通童稚之年躋巍科

而登仕版者往往有之是何古之難而今之易歟吾以是知士習之降而名實之相遠也古之所謂學者曰六禮曰七教曰八政小學曰詩書六藝大學曰明德新民不惟通其義而必踐其實苟此之不修不謂之賢且能以升之上是以至於四五十而後大成以適於用今之學者乃皆無事乎此其言不必根諸心其文不必合諸古綴緝剽竄以中有司者之所好斯已矣其易易焉固宜然古之學學為政也政行其學也而今之學譬若罔媒有獲焉即棄之向者無用之空言非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之術也則其材之成視古人何如哉今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言人材之盛必曰三代至論學校選舉而及於三代之法則必為古今宜異而不可行所謂舉業者相沿既又父兄非是不以程督師友非是不以講論是以其志狃於近其業趨於簡其心迷於利其俗日入於偷此有志之士所以慨歎而不能已歟然而有良子弟以其意示之其有崛然而起者乎節推劉君時重既謝事家居作室其里以為子孫讀書之所前有山橫峙如屏

秀色可愛因名之曰屏山書屋而求于文以爲記今
郡縣皆有學使民間俊秀皆來學於其中此復有書
屋者豈非古人家塾之遺意歟夫學於家學之始也
學之始在端本端本在慎志先正有曰舉業不患妨
功惟患奪志使學者苟能知讀書將以窮理修身非
以弋名譽知爲文將以載道述事非以競時好知應
舉將以行志澤物非以要寵榮則雖日事舉業夫亦
何病於道哉予故欲學者以慎志而爲先焉昔許文
正公八歲入鄉校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應來取
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士之有志者固如此劉氏世居
平洲以儒業相承繼至節推君學資世用益善貽謀
而其子姓森然有美質視舉業若無難者以予之言
進之將必有崛然而起者矣

樟視劉氏增修祠堂記

祀先之禮自天子達廟有降殺多寡之不同而無廟
者則祭於寢三代以還王政闕而禮廢唐賜大臣有
勳烈者立廟於京師宋聽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
然其制既有所拘而名卿賢相之家亦或不知其當

務于朱子祠堂之制蓋酌文質之中揆禮俗之宜而
使貴賤豐約皆得以通行之其名式雖不盡合於古
而古之意存焉聖人復起無以易焉者也顧世之賢
者或病財時之難兼而凡民之愚率誑於異端薦糶
之說莫克知而由之 聖明治天下百數十年既富
且教文化漸被然後公卿大夫士之家莫不有祠堂
以奉其先嗚呼盛矣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驗歟吾
邑樟視劉氏之有祠堂蓋自故都憲楊休先生之兄
宣義郎致嘗率族人為之歲久而壞及都憲錫老其
弟宣義郎歛以為請都憲相舊基不足展而乃與仲
兄宣義郎斲於正殿之東作堂十二楹以備祠制而
自書其事於碑惟門序地隄人弗盡容猶若不滿其
意者正德八年適都憲從孫醫學官贊化暨其孫太
學生慶錫奉宗法綜理祠事謀與族衆增而大之議
既克合則遷庀物徵工改前堂三間而七之中為廣
廳以容衆旁為神厨為祭器庫為祭穀庫新作牌坊
一座於其南又以義起禮建登仕祠於其東凡仕者
入焉建旌節祠於其西凡為節婦者入焉材良規壯

縣艘煥燁其費雖公有所助而贊化慶錫抱此居多
其地則錫出其父業而質族人士以廣之工始於其
年十月訖於明年三月劉之長幼聚觀相與譁二人
之功而一時感勸願割田以供祭者則有安人周氏
及司訓雁以下相繼有差於是贊化之子大學生劉
熙載以族老命過予謁文為記予謂劉之子姓可謂
世濟其美矣祠肇於前而備於中而闕於今茲則其
澤之未艾又可知也已嘗攷其家乘蓋自荆山徙樟
楓已廿餘世其入國朝而顯者自無齋任文官正
郎以廩介聞而都憲為其從子敷歷中外勲望赫然
光其祖考皆有二品之錫命於是有為溥安令者益
齋之子諱箎也有為都事為行人者都憲之子諱敷
諱表也其在廷待對于廷待選于部待舉于省者高
不乏人科目簪紱班班相望是固先世積德之厚亦
豈非後人業儒好禮克紹前志而然哉楚茨之詩言
祭祀之事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誠以為子
孫者不廢先人之禮則世有令聞而福澤相尋於無
窮此古之人祭畢而燕必以是為頌禱之詞今以劉

氏觀之豈不信然哉顧祠雖昉於朱子而世之用禮者往往與朱子異則有不可不辨者朱子之禮止四代祔止旁親之無後者大宗一小宗四各有祠焉以奉其祖若禰而不得同也今之故家巨室欲合人心率有始祖之祭祖雖當祧同居而有親未盡者不能則祀非四代矣合其族之祖禰旁親而祭於一堂則祠不分而祔者雜矣夫合焉則不順乎禮異焉則不通乎情二者安所取衷哉予謂堂可同矣室不可以不異也祔可增矣序不可以不明也事可協矣統之不可以非其宗也四代不可以過而始祖之祭冬至可以行也四時之祭不可以混而始祖之祭合而祔之可也從宜從俗而得禮之意則雖朱子復生亦將聽之而不禁也記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劉多知禮之士意其講說服行者必有至當之歸而予不遑從衆賓之後以觀其文物之盛也因記其事并論其禮之大畧以質之

戴氏重修樂倫堂記

戴氏樂倫堂者何祀始祖之堂也曷為以樂倫名存

舊也戴本泰和源蕭氏在宋澤徙永新義松源至
晉榮齋梅田戴氏戴無後全昇以賢而遂姓焉晉榮
之子桂軒在嘉定間作堂以奉先且置祭田以規久
遠戴之有樂倫堂自茲始作堂以奉先則其謂之樂
倫者何夫能盡祭之義者未有不由其人之賢也能
不忘遠者未有不自篤近始也蓋夫子誦棠棣之時
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亦以父母之心必因其孝
子好合兄弟既翕而後能悅之也是故一家之倫舉
其大者則親親長長是已世固有不親其親而能以
享其先祖者乎未之聞也亦有不長其長而能以享
其先祖者乎未之聞也故堂以奉先而以樂倫示其
後君子曰桂軒其善於垂訓者矣思遠而謀臧言
約而意廣此其後必有賢且顯者以大其家乎堂
經元季兵亂僞將周七過而欲火之桂軒之裔宗濂
泣告其故願以身代得免七奇其有志欲致之幕下
卒不能屈其後紅巾寇起宗濂糾集鄉里為保障圖

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南服義其事古至京授以鉞使樹

功名而宗濂老且病矣未幾卒於金陵宗濂之孫禧
以易第永樂丙申進士官至代藩左長史號樂澹先
生樂澹之子弼領正統辛酉鄉薦官至蜀藩伴讀
與石潭劉先生父子為世交伴讀之從子僖成化丙
戌進士官至汀州知府伴讀子泰泰子梧俱以易領
湖廣鄉薦惟堂閔世既久間廢輒興而祀禮之行至
于今日益盛由戴之後人代有賢且顯者故也故堂
雖屢修而其名不可易也祀於宋者於今為始祖
矣然則始祖之祭有義乎曰此以程子之言為之也
程子曰冬至祭始祖然所謂祖者厥初生民之祖今
士大夫家槩以始遷或有功德者為之又非程子之
意矣古者諸侯之子及士之始為大夫者得自為祖
而其子孫繼之者為大宗百世不遷今之宗法不謹
則始祖之祭又孰尸之雖然記不云乎禮雖先王未
之有可以義起也夫上藉先德而無以報下則族蕃
而無以一之人情於斯能遽已乎人情之所不能已
也義不即在於是乎故此祭始祖者其以義起禮之
類歟堂修於某年某月某日至某年月日工訖任其

事者承和承採爲枯篤爲蔓收與其從子邑庠生
東來請書其事皆可謂能濟其美者矣吾故爲之
書

一篷記

君子情與景會則無往而不自適江湖其自適之尤
者歟昔歐陽子名其齋爲畫舫而記之曰占人逃世
江湖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歐陽子之意
蓋有羨於此欲爲而不可得者故名其齋以寓意焉
江湖之可樂如此而予恠夫世之人汨沒於聲利
擾於塵俗雖優爲之而不能爲或徒悅其名與迹而
未得其真樂則歐陽公之所慕者亦豈易見也哉五
雲有江湖士曰廖民庭者自號一篷使其子方誠請
予文以記之予未暇試扁舟以取適且未能識民庭
一篷之意惡得而知之然聞民庭爲人踈散不羈晦
其迹而無羨於進取此其於一篷必有以嗜之者也
想其或歌滄浪或橫鐵笛或釣不設餌如玄真子或
具茶竈筆牀如天隨子或春桃夾岸如入武陵之溪
或冬雪彌村如訪剡溪之友或晚浦嗅蓮如浮曲江

或秋夜乘月如泛牛渚雲天浴浴魚鳥潑潑融融
襟懷漱滌乎念慮則一蓬之適其亦富哉雖占之人
所以逃世而不肯反者或亦在於是矣雖然予猶有
達觀焉凡人之情有所嗜則有所癖有所癖則有所
窮苟其中無所累瀟洒風塵之表雖一草之微一室
之近吾之真樂無乎不在而不獨一蓬為可適也琴
以絃奏琴之趣不專在絃易以畫傳易之理不專
在畫一蓬之趣其在一蓬乎其不在一蓬乎語遊而
至此則雖濠梁之境沂水之界殆亦由此可入也方
歸以復父且以質諸五雲諸薦紳必有信予之言
為然者

繼耕記

古水之白沙有韋布士羅君性全者別號曰繼耕其
子太學生暘泰比在都下求諸士夫詩以歌詠之且
請予為之記羅氏故業儒君通經書喜賦詩弗獲世
用教授鄉閭里之東南墾田若干畝及時督童僕耕
穫以為生事亦以自適晏然忘其身之老也又其先
世嘗有號耕樂者故以繼為言耕敦本也繼承志也

教本淳也。承志孝也。於是可識君之所存矣。或謂
舜耕歷山，伊尹耕莘野，彼二聖人嘗親為之，而孔子
於樊遲，孟子於許行，顧深闢其非焉。何居？予以為許
行駕為神農之說，欲使君民並耕，市不貳價，是言老
莊之意與吾聖人教殊，故不得不辨。樊遲稼圃之請
不言所以然，要其歸與許行何異？孔孟之論，蓋病
其道術之謬，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而非謂其事之不
可也。抑遲之意，安知其非以周衰文勝，逐末背本，而
欲為是以矯之也？彼許行者，又特激於當時之君民
民自養，民無常業，去為奸偽，欲行上古之事，以拯之
其言雖害道，然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歐陽子曰：井田
廢而兼井遊惰之姦起，其是之謂乎？然在漢時詔舉
力田者與孝弟並稱，猶有古之遺意，而後之君子若
徐孺之自食其力，龐公之妻子俱耘，孔明之躬耕南
陽，梁鴻之耕織為業，皆隱逸者之高致，傳載諸史冊
以為美談，故予於羅君取號之意，嘉其有古之淳風
焉。曰以是繼其先世，又非所謂弗肯播，弗肯穫者，豈
得不進之於孝乎？蓋古之時，士農本一，而工商不得

以齒其列民業有常則不遷於物不遷於物則習俗淳美習俗淳美則材彥輩出是以管子有言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然則羅氏之子孫異時其將有譽髦魁奇者出以資明時之用夫固繼耕有以甄陶啓迪之而然歟泰也又安可以不自勉

友琴記

予昔有悼亡之事無之多病居常鬱鬱無以自遣讀歐陽子送揚劔浦文深有慕於琴之技也而患其無所從學其後使時之能琴者鼓之聲非不悅耳而求所謂優游夷愉純古淡泊遺乎不可復得由聲以計其意則皆瞠然無以對信乎西山真氏所謂時俗之變雖琴亦鄭衛矣嗟乎古音之雅其終不見於後世矣乎蓋樂主於盈而其歸則在於反入於其耳感乎其心動盪以為和則鄙詐自消收歛以為恭則非僻不入是以古之君子非有故琴瑟不去於前而大師常以春夏詔弦誦業與禮書等琴所以為治心養性者其功非小夫人皆可以學而能也後世之學不修而樂尤廢缺則琴之不傳於時固宜然求其道

意間有存者率為新聲俗調之所混淆苟有以辨之
尚可以還于舊而士夫君子并棄而不講豈禮失求
諸野之意哉試嘗考之溫厚簡淡泯然以和者非南
薰之遺乎愛深思遠傷而不迫者非文王宣父之操
乎一唱三嘆極於幻妙者非牧犢子之所感而勞苦
憤然終不失其正者非伯奇屈子之志乎迹是求之
古人之意宜無不可見者然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
語也鉛山羅宗泰氏頃在都下屢過予琴又博求秘
譜舊本以見賜予甚悅之其為人雅嗜文墨而與
士大夫還往庶幾有大方故族之風其自號曰友琴
蓋優哉游哉雖其官卑祿薄亦有以自老矣故予為
道琴之意以為之記宗泰其尚有味於斯言也夫

朴菴記

予與豐城甘世亮同領弘治甲子鄉薦越十七年世
亮擢官為滇南石屏知州將行以其先處士平日自
號所謂朴菴者請予文以記之予惟古之時燔黍捭
豚畧不知有文采而俗之淳厚自不可及後世文日
益繁偽日益滋民始有威以政刑而不從者故有志

於世道者恒欲復古之質以拯之觀吾夫子蜡畢之
嘆其意可見矣然文莫備於成周自後世觀之其易
弁佩玉之章宮室車旗之制禮樂射御書數之節蓋
十不一二存者則其朴陋亦甚矣而俗靡靡焉日趨
於薄豈所謂淳與澆者固不專在度數文物之間而
欲復古者不當于其末當于其本焉而圖之乎夫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蓋此二者雖不足為世損益而世之升降於茲有
故夫子傷之今之民俗趨向邇吾先大夫以上至于
以觀乎如唐虞三代之遠典刑遼濶不復可見則
自茲以降宜亦有漸異者故予於朴之名義有感焉
處士諱暘字廷旭其家仕宦相踵獨不求進取以課
田訓子為業質直端默為時所重有司屢舉以賓鄉
飲晚年詔下優老受官帶之榮則茲號蓋其天質近
然而行之有效焉者然今不可復作表章其遺行以
示其宗族鄉閭之人使知前輩風韻近古而當法者
豈非世亮之所有事乎然世亮方守一邦有治教之
責苟能推朴之義以正四境使習俗美而政績悉人

將稱之曰此先世之遺訓也則處士為不泯矣故為記以要其成

湛軒記

新城徐氏之居有陂池汪洋千頃寒光激徹居士景衡翁作樓以臨眺焉因自號曰湛軒其孫太學生渠在都下謁予文以記之予惟湛者水也於人何與而取之亦其中有所契焉爾川上之言發道體也先儒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然則湛之為義其亦未易言哉試論其似心之本體真靜未有私欲之雜也其水之泥沙未澤者乎夫是之謂純純矣而物未至前寂然不可窺也其風波不興澹灩自若之時乎夫是之謂虛虛矣而物未能應其應之者又與俱往也其萬象倒垂天光雲影之相映乎夫是之謂明三者具之謂湛汨之以泥沙撓之以風浪則其本然者混而應物必不能當其理故欲湛者不可不加澄澗之功嗚呼是真未易言矣予不知翁之處茲軒也亦嘗以斯義為告者乎姑以其近易者言世有離世樂道不求聞達者一切榮利不入其念則其心灑然

不為塵垢所污而蟬蛻濁穢之表是亦所謂湛也翁
豈有慕於其人哉翁之從子大僕丞憲為予言翁尚
義好文言動有法縣大夫嘗請為鄉飲大賓今八十
餘康強無恙子孫十數人以時稱觴為樂且其性度
寬厚平居不見暴怒視陂之停蓄深沉有相類者此
固得壽之道也宜乎其樂之而不厭歟詩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是之謂矣

月菴記

邑義上荷塘朱君廷廣於其所居之南蔽構屋數十
楹為燕休之所而名之曰月菴蓋其地硤豁迴環
類乎月又其憑高瞰遠每月初出則林影蕭疎欄檻
輝白坐而玩玩而久不覺情景之相融也菴之勝於
斯為最遂以命名朱君且以為別號焉菴四匝茂林
偃竹翦鬱陰翳可坐以挹清風雜植奇花異草芬芳
不斷可供四時之觀幽禽翔集鳴聲悅耳目之夕矣
則樵歌牧唱互起林壑之表泉出山腰瀦為清池蓄
修鱗其中可網以入饌園之果蔬筍茹隨取而足土
田肥饒課僮僕以時耕穫歲可常稔施及于鄉閭

之人凡此又菴之所有而隱居者之適也朱君明達
慷慨資富好施信孚族里膏輸臂受冠服官司每有
興作多賴其力故邑稱義士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君之於月其亦有所慕擬而然哉予與君有連歲
壬午冬使事還自衡嶽道出荷塘訪君因語月菴之
美而未暇造觀以為欠事乃為君記之且為歌詩一
章以侑其興辭曰月嬋娟兮出東山山堂夜靜兮人
意閑愛庭堦兮積玉疑凡世兮廣寒酌松醪兮盈斗
維有飲兮不可數卓時清兮身逸長與此菴兮為未
我懷灑落兮維月照之無盡歲兮獨於我私混樵漁
兮取醉呼猿鶴兮同襟期人言月中兮有桂譬科名
兮香邇邇勉旃兮後人期攀掇兮承志